

张恨水

长·篇·小·说·经·典



金粉世家

下

被誉为“现代《红楼梦》的通俗小说杰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张恨水

长·篇·小·说·经·典

金粉世家

下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录

作者原序	1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1
第一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娘	10
第二回 月夜访情倩重来永巷	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	19
第三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28
第四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37
第五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46
第六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56
第七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65
第八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75
第九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84
第十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94
第十一回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105
第十二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114
第十三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125
第十四回 隔户听闺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134
第十五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146
第十六回 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158
第十七回 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170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181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镪中	189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奩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	199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	209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	218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	227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	237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	248
第二十六回	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	257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	267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醵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	278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	288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	298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	309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	319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	330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	341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	350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	361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	371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	382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	392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	402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	413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	424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	436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	446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	458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	470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	482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	492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502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512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522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533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543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554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565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576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587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愤欲分居	597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608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618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629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639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已有因来	651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662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673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684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忭悦玉树双辉	695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706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716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727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738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遙为急使忙里偷闲	748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759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770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781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791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803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 · · · ·	813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 · · · ·	825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 · · · ·	835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 · · · ·	846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 · · · ·	858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 · · · ·	869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惯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 · · · ·	880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贻笑方家	· · · · ·	890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 · · · ·	901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 · · · ·	911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 · · · ·	921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 · · · ·	931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 · · · ·	942
第九十五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 · · · ·	952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 · · · ·	962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娓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 · · · ·	972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 · · · ·	982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 · · · ·	993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 · · · ·	1003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 · · · ·	1013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 · · · ·	1023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 · · · ·	1032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 · · · ·	1042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恸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 · · · ·	1051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 · · · ·	1060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	· · · · ·	1069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 · · · ·	1079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 · · · ·	1088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 · · · ·	1098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 1106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 1114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 1123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 1135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 1148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 1161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 1174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第五十七回

清秋一人到了自己屋子里时，只有李妈在这里，刘妈也去赶热闹去了。想到外边热闹，越觉得这里清静。她一人坐着，不觉垂了几点泪。却又不敢将这泪珠让人看见，连忙要了热水洗了一把脸，重新扑了一点粉。但是心事究竟放不下去，一个人还是默默地坐着。恰好燕西跑了过来拿钱，看见清秋这种样子，便道：“傻子，人家都找玩儿去了，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闷？走！打牌去。”说着，就来拉清秋的手。清秋微笑道：“我不去，我不会打牌，我吃多了油腻东西，肚子里有些不舒服。”燕西一把托了清秋的下巴颏，偏着头对她脸上望了一望，指着她笑道：“小东西，我看出来了。你想起家来了，是不是？”说着，就改着唱戏腔调道：“我这头一猜……”清秋笑道：“猜是猜着了，那也算是你白猜。”燕西道：“我有一个法子，马上让你回去看伯母去，说出来了，你怎样谢我？”说时，一直问到清秋脸上来，清秋身子一低，头一偏道：“不要废话了。”燕西道：“你以为我骗你吗？我有最好一个法子吗！现在不过十点钟，街上今晚正是热闹，我就说同去逛逛去，咱们偷偷地回你们家里去一趟，有谁知道？”清秋道：“是真的吗？闹得大家知道，那可不是玩的。”燕西道：“除了我，就是你，你自己是不会说，我当然也是不能说。那么，哪里还有第三个人说出来呢？不过我若带你回了家，你把什么来谢我呢？”清秋道：“亏你还能说出这种乘人于危的话！我的母亲，也是你的岳母，她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过那寂寞的三十晚，你也应当去看看。再说，她为什么今年过年寂寞起来哩？还不是为了你。”燕西笑着拱拱手道：“是是！我觉悟了。你穿上大衣吧，我这就陪你去。”清秋这一喜自是非凡，连忙

就换上衣服，和燕西轻悄悄地走出来。只在门房里留了话，说是街上逛逛去。门口的熟车子也不敢坐，一直到了大街上，才雇了两辆车，飞驰到落花胡同来。

燕西一敲门，韩观久便在里面问是谁，清秋抢着答应道：“妈爹，是我回来了。”韩观久道：“啊哟！我的大姑娘！”说时，哆里哆嗦，就把大门开了，门里电灯下，照着院子里空荡荡的。清秋早是推门而入，站在院子里，就嚷了一声妈。冷太太原是踏着旧毛绳鞋，听了一声妈，赶快迎了出来；把一双鞋扔在一边，光了袜子底，走到外面屋子里来。等不及开风门，在屋子里先就说道：“孩子。”清秋和燕西一路进了屋来，冷太太眯眯地笑了，说道：“这大年夜怎么你两人来了？”清秋笑道：“家里他们都打牌，他要我到街上来今晚的夜市。我说妈一人在家过年，他就说来看你。”冷太太道：“也不是一个人，你舅舅刚走呢。”清秋看家里时，一切都如平常，只是堂屋里供案上，加了一条红桌围。冷太太这才觉得脚下冰凉，笑着进房去穿鞋。燕西夫妇，也就跟着进来了。这一看，屋子里正中那一盏电灯，拉到一边，用一根红绳，拉在靠墙的茶几上。茶几上放着一个针线藤簸箕，上面盖了两件旧衣服。想到自己未来之前，一定是母亲在这里缝补旧衣服，度这无聊的年夜，就可想到她刚才的孤寂了。右边一只铁炉子，火势也不大，上面放了一把旧铜壶，正烧得咕嘟咕嘟的响，好像也是久没有人理会。便道：“舅舅怎么过年也不在家里待着？乳妈呢？”韩妈穿了一件新蓝布褂，抓髻上插了一朵红纸花，一掀帘子，笑道：“我没走开，听说姑娘回来了，赶着去换了一件衣服。”燕西笑道：“我们又不是新亲戚过门，你还用上这一套做什么？”韩妈笑道：“大年下总得取个热闹意思。”说着，她又去了一会子工夫，就把年果盒捧了来。燕西道：“嘿！还有这个！”于是对清秋一笑道：“今年伯母的果盒，恐怕是我们先开张了。”冷太太听说，也是一笑。这也不懂什么缘故，立刻心里有一种乐不可支的情景，只是说不出来。韩妈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乐的事，她也是笑嘻嘻的，在桌底下抽出一条小矮凳子，在一边听大家说话。坐了一会子，她又忙着去泡青果茶，煮五香蛋，一样一样地送来。

清秋笑道：“乳妈这做什么？难道还把我当客？”韩妈道：“姑娘虽然不是客，姑爷可是客啊。难得姑爷这样惦记太太，三十晚上都来了。我看着心里都怪乐的，要是不弄点吃的，心里过得去吗？”她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不觉到了一点多钟。清秋笑着对燕西道：“怎么样？我们要回去了吧？”燕西道：“今天家里是通宵有人不睡的，回去晚一点不要紧。”冷太太道：“这是正月初一时候了，回去吧，明天早一点来就是了。”清秋笑道：“妈还让我初二来吗？”冷太太笑道：“是了，我把话说漏了，既然现在是正月初一的时候，为什么初一来，又叫明天哩？不要说闲话了，回去吧，你这一对人整夜地在外头，也让亲母太太挂心。”清秋也怕出来过久，家里有人盘问起来了，老大不方便。便道：“好！我们回去吧，我们去了，妈早点安歇，明天我们来陪你老人家逛厂甸。”于是就先起身，燕西跟在后面，走出门来，依然雇了人力车，一径回家。

金家上上下下的，这时围了不少的人在大厅外院子里，看几个听差放花爆花盒子。燕西走到院子走廊圆门下，笑着对清秋道：“差一点没赶上。”玉芬也就靠了走廊下一根圆柱子，在看放花爆，一见燕西，就笑道：“你小两口子，在哪儿来？弄到这般时候回家。”清秋最是怕这位三嫂子厉害，不料骑牛撞见亲家公，偏是自己回来晚了，又是让她发现的。当然心里一阵惶恐，脸上就未免一阵发热，先就笑道：“他见你们打牌没有他一角，他就想起了我，就硬拉着我去逛街，我不能不跟他去。把我两只脚，走得又酸又痛。”说时，弯着腰，捶着两腿。燕西也笑道：“你真无用，走几步路，就会累得这样。”清秋也不和他多辩，就到人丛里面去了。燕西站在玉芬身边，未曾走开，玉芬道：“你小两口儿，感情倒是不错，这样夜深，还有兴致逛街。”燕西笑道：“你们玩的地方，我们不够资格哩。”玉芬将嘴一撇道：“干吗呀？这样损我们。”燕西正要接着说时，那花盒子正放到百鸟投林的一幕，几千百只火鸟，随着爆竹声，四围乱射。大家哄的一阵笑，都向后退。一个大火星，斜刺里向玉芬耳鬓射来，吓得玉芬哎呀一声，向后一缩。不是燕西拉着她的手胳膊，她几乎摔倒在地下。玉芬站定了笑道：

“这花盒子是谁放的？有这样一档子，事先也不告诉人，吓了我这样一大跳。”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去扶理额角前的那一段的头发。她似乎有些难为情，不等花爆放完，她就走开了。当天晚上，燕西到处赶着热闹，并未把这层事留意。及至过了这天，又是大正月里，大家赶着这儿玩，那儿闹，更不会把三十晚上那一节小事为念了。

这日是正月初四，燕西在家里打了一天小牌，到了下午，闷得慌，也不知道哪儿去玩好。这几天戏园子是不把戏名写上戏报的，都是吉祥新戏。你真要到戏园子里去撞撞看，就会撞到一些清淡无味的吉祥戏，白花了钱。要去看电影吧？这些日子，又没有报，也没有电影广告，不知道演的是什么片子。索性哪儿也不去玩，跑到屋子里来闲待着。清秋道：“该玩的时候，又不去玩。”燕西道：“你叫我去玩，这是第一次了。”清秋道：“并不是我催你去玩，你哪儿也不去，老守在屋子里，是会让人家笑话的。”燕西笑道：“原来为此。我实在是找不着玩意儿。”清秋道：“你不是说带我到华洋饭店去看化装跳舞的吗？”燕西道：“那要到星期六呢。”说时连忙站起来，看桌上大玻璃罩里的旋轮日历，今天可不是星期六！因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别在家里吃饭了，我们一块儿到饭店里吃去。”清秋笑道：“你就是这样胡忙，你常对我说，跳舞要到十点钟才会热闹，去得那早做什么？”燕西道：“那我就先躺一会儿，回头好有精神跳舞。”清秋笑道：“好吧，回头我要看你那灵活的交际手段了。”燕西很是高兴，本想还多邀家中几个人一块儿去的，可是一到了下午，各人都预定玩的方针了，一个伴都邀不着。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有一辆送人上戏园子的汽车，打戏园子开回来。燕西夫妇便坐到华洋饭店去，吩咐汽车夫，把听戏的人接回家了，再上华洋饭店去接自己。清秋因为从小不懂跳舞，没有和燕西到这地方来过，今晚是破题儿第一遭，少不得予以注意。

进了饭店大门，早有一个穿黑呢制服的西崽，头发梳得光而且滑，像戴了乌缎的帽子一般，看着燕西来了，笑着早是弯腰一鞠躬。燕西穿的是西装，顺手在大衣袋里一掏，就给了那西崽两块钱。左手

一拐，是一个月亮门，垂着绿绸的帷幔。还没有走过去，就有两个西崽掀开帷幔。进去一看，只见一个长方形屋子，沿了壁子，挂着许多女子的衣服和帽子，五光十色，就恍如开了一家大衣陈列所一般。燕西低声道：“你脱大衣吧。”清秋只把大襟向后一掀，早就过来两个人，给她轻轻脱下，这真比家里的听差，还要恭顺得多。由女储衣室里出来，燕西到男储衣室脱了衣帽，二人便同上大跳舞厅。那跳舞厅里电灯照耀，恍如白昼，脚底下的地板，犹如新凝结的冰冻，一跳一滑。厅的四周，围拢着许多桌椅，都坐满了人，半环着正面那一座音乐台。那音乐台的后方，有一座彩色屏风，完全是一只孔雀尾子的样子，七八个俄国人都坐在乐器边等候。燕西和清秋拣了一副座位同坐下，西崽走过来，问了要什么东西，一会子送了两杯蔻蔻来。立刻那白色电灯一律关闭，只剩了紫色的电灯，放着沉醉的亮光。音乐奏着紧张的调子，在音乐台左方，拥出一群男女来。这些人有的穿了戏台上长靠，有的穿了满清朝服，有的装着宫女，有的装着满洲太太。最妙的是一男一女扮了大头和尚戏柳翠，各人戴了个水桶似的假头，头上画的眉毛眼睛，都带一点清淡的笑容，一看见那样，就会令人失笑。在座的人，一大半都站将起来跳舞，那两个戴了假脑袋的，也是搂抱着跳舞，在人堆里挤来挤去。那头原是向下一套，放在肩膀上的，人若一挤，就会把那活动的脑袋，挤歪了过去，常常要拿手去扶正。跳舞场上的人，更是忍笑不住。清秋笑道：“有趣是有趣，大家这么放浪形骸地闹，未免不成体统。”燕西道：“胡说，跳舞厅里跳舞，难道和你背《礼记》、《孝经》不成？”清秋道：“譬如说吧，这里面自然有许多小姐太太们，平常人家要在路上多看她一眼，她都要不高兴，以为人家对她不尊重。这会子化装化得奇形怪状，在人堆里胡闹，尽管让人家取笑，这就不说人家对她不尊重了。”燕西低着声音道：“傻子，不要说了，让人家听见笑话。”清秋微笑了一笑，也就不做声了。头一段跳舞完了，音乐停止，满座如狂地鼓了一阵掌，各人散开。

距离燕西不远的地方，恰好有一个熟人，这熟人不是别个，就是鹤荪的女友曾美云小姐，和曾美云同坐的，还有那位鼎鼎大名的舞星

李老五。燕西刚一回转头，那边曾李二位，已笑盈盈站起来点了一下头。燕西只好起身走过去，曾美云笑道：“同座的那位是谁？是新少奶奶吗？”燕西笑道：“小孩子不懂事。但是我可以给你二位介绍一下。”说着，对清秋点了点头，清秋走过来一招呼，曾美云看她如此年轻，便拉在一处坐。曾美云笑道：“七爷好久不到这里来了，今天大概是为了化装跳舞来的，不知七爷化的是什么装？”燕西道：“今天我是看热闹来的，并不是来跳舞的。”曾美云笑道：“为什么呢？”说这话时，眼光向清秋一溜，好像清秋不让他跳舞似的。燕西道：“既然是化装跳舞，就要化装跳舞才有趣，我是没有预备的。”李老五道：“这很容易，我有几个朋友预备不少的化装东西。七爷要去，我可以介绍。”清秋笑道：“李五小姐既要你去化装，你就试试看。”燕西也很懂清秋的意思，就对李老五道：“也好。这个舞伴，我就要烦李五小姐了，肯赏脸吗？”李老五眼睛望了清秋笑道：“再说吧。”清秋笑道：“我很愿看看李五小姐的妙舞呀，为什么不赏脸呢？”李老五点点头，来不及说话，已引着燕西走了。到了那化装室里，李老五给他找一件黄布衫，一顶黄头巾，一个土地公的假面具，还有一根木拐杖。李老五笑道：“七爷，你把这个套上，你一走出舞厅去，你们少奶奶，都要不认得呢。”燕西道：“你呢？不扮一个土地婆婆吗？”李老五道：“呸！你胡说，你现在还讨人的便宜？”燕西道：“现在为什么不能讨便宜呢？为的是结了婚吗？这倒让我后悔，早知道结了婚就不得女朋友欢喜的，我就不结婚了。”李老五笑道：“越说越没有好的了，出去吧。”燕西真个把那套土地爷的服装穿起来。李老五却披了一件画竹叶的白道袍，头上戴着白披风，成一个观音大士的化装。外面舞厅里音乐奏起来，她和燕西携着手，就走到舞伴里面去了。

燕西在人堆里混了一阵，取下假面具。当他取下面具时，身边站的一个女子，化为一个魔女的装束，戴了一个罩眼的半面具。她也取下来了。原先都是戴了面具，谁也不知道谁。现在把面具取下来，一看那女子，不是别人，却是白秀珠。燕西一见，招呼她是不好，不招呼她也是不好，连忙转身去，复进化装室。把化装的衣服脱了，清秋也

是高兴，跟到化装室来。燕西笑道：“你跑来做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怕吗？”清秋道：“凭你这一说，我成了一个小孩子了，我也来看看，这里什么玩意儿？”燕西脱下那化装的衣服，连忙挽着清秋的手，一路出去。到了舞厅里，恰好秀珠对面而来。她看见燕西换了一个女子，知道是他的新夫人，一阵羞恨交加，人几乎要晕了过去。这女子不理人家是不好，理人家更是不好，人急智生，就在这一刹那间，她伸手一摸鬓发，把斜夹在鬓发上的一朵珠花坠落在地板上。珠花一落地，马上弯着腰下去捡起来。她弯下去特别的快，抬起头来，却又非常之慢，因此一起一落，就把和燕西对面相逢的机会，耽误过去。燕西也知其意，三脚两步地就赶到了原坐的座位上来。清秋不知这里面另含有缘故，便道：“你这是怎么回事？走得这样快。这地板滑得很，把我弄摔倒了，那可是笑话。”燕西强笑道：“好久不跳舞，不大愿意这个了。我看这事没有多大趣味，你以为如何？我要回去了。”清秋微笑道：“我倒明白了。大概这里女朋友很多，你不应酬不行，应酬了又怕我见怪，是也不是？这个没有关系，你爱怎么应酬，就怎么应酬，我决不说一个不字。”她原是一句无心的话，不料误打误撞的，正中了燕西的心病，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红齐耳根。清秋哪知这里有白秀珠在场，却还是谈笑自若，看到燕西那种情形，笑道：“你只管坐下吧，待一会儿再走，来一趟很不容易，既然来了，怎又匆匆地要走？”燕西除了说自己烦腻而外，却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说，笑道：“你倒看得很有味吗？那么，就坐一下子吧。”他这样说着，原来坐在正对着舞场的椅子上，这时却坐到侧边去。清秋原不曾留意，所以并不知道。只是白秀珠的座位，相隔不远，却难为情了，回去好呢，不回去好呢？回去是怕这里的男女朋友注意；若是不回去，更不好意思对着燕西夫妇。因此搭讪着有意开玩笑，只管把那半截假面具，罩住了眼睛。那李老五却看出情形来了，低了头把嘴向燕西这边一努，却对曾美云笑道：“今天这里另外还有一幕哑剧，你知道不知道？”曾美云道：“你不是说的小白吗？她不在乎的。”李老五道：“虽然不在乎，她和金老七从前感情太好了，如今看到人家成双作对，她的爱人却和别人在

一处，心里怎么不难受呢？”两人头就着头，说了又笑，笑了又向燕西桌上望望，又向对面望望。清秋对于李老五那种浪漫的情形，多少有一点注意，见了她俩只管看过来，看过去，就未免向对面看了一看。见那里有一位小姐，面上还带了假面具。燕西只管脸朝了这边，总不肯掉过去。清秋就问他道：“对面那位漂亮的小姐是谁？”燕西回头看了一看道：“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她罩着半边脸呢，你怎样知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姐？”清秋道：“若不是漂亮，她为什么把脸罩住，怕人看见呢？”燕西道：“是漂亮的，要露给人看才有面子，为什么倒反而罩住呢？”清秋道：“管她漂亮不漂亮，我问她是谁？你怎样不答复？”燕西想了一想，微笑道：“这倒也用不着瞒你，不过在这里不便说，让我回去再告诉你吧。”清秋抿嘴一笑道：“我就知道这里面有缘故呢。”燕西在这里说话，白秀珠在那边看见，也似乎有点感觉了，不多大一会儿，她已起身走了。燕西见她起身已走，犹如身上轻了一副千百斤的担子，干了半身汗，掉过身子来，对着外坐了。自己虽没有继续跳舞，但是听了甜醉的音乐，看了滑稽的舞伴，也就很有趣，就不说走了。

燕西坐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李老五、曾美云却不见了，心想，她莫不是到饮料室休息去了，找她们说笑两句也好。于是笑着对清秋道：“你坐会儿，我到楼上去，找一个外国朋友去。”清秋笑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燕西道：“哪里那多女朋友？”这一句话说完，他就起身走开。华洋饭店的饮料室和跳舞厅相距得很远，燕西从前常和舞伴溜到这里来的。燕西推开门进去，却不见有多少人，靠近窗户，坐了一个女子，回过头来，正是白秀珠。双方相距得很近，要闪避就闪避不及了，只得点了头笑道：“过年过得好啊？”秀珠本想不理他，但是人家既然招呼过来了，总不能置之不理，便点了点头，笑道：“好！七爷也过年好哇？”在这一刹那之间，她觉得人家追寻而来，就让他坐下，看他再说些什么？燕西既招呼了她，不能不和她在一张桌子边坐下。秀珠手上正拿了一只玻璃杯子，在掌心里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燕西顷刻之间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和秀珠对面坐着，先微微咳嗽两声，然后说道：“我们好久不见了。”秀珠依旧低了头，鼻子哼了一声。

心里正有一句要说，抬头一看，曾美云和李老五两人进来了。秀珠和燕西，都难为情到了万分，不知道怎么样好。曾美云、李老五也愣住了，觉得这样以来，有心撞破了人家的约会，也是难为情。一刻工夫，四副面孔，八只眼珠，都呆住了。还是秀珠调皮一点，站起来笑道：“真巧，我一个人来，一会儿倒遇着三个人了。一块儿坐吧，我会东。”曾美云和李老五见她很大方的样子，也坐过来。燕西走又不是，坐又不是，只好借着向柜台边打电话叫家里开汽车来，并不回头就这样走了。

到了舞厅上，清秋问道：“你的朋友会到了吗？”燕西道：“都没有找着，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回去吧。车子也就快来了。”清秋对燕西一笑，也不说什么，又坐十五分钟，西崽来说，宅里车来了。燕西递过牌子去，向外面走，走到半路上，就有两个西崽一人提了一件大衣和他们穿上。燕西穿上衣服，在衣袋里一掏，掏出两张五元钞票，一个西崽给了一张。西崽笑着一鞠躬道：“七爷回去了。”燕西点头哼了一声，出门坐上车。清秋道：“你这个大爷的脾气，几时才改？”燕西道：“又是什么事，你看不过去？”清秋道：“你给那储衣室茶房的年赏为什么给到十块钱？”燕西笑道：“你这就是乡下人说话。这种洋气冲天的地方，有什么年和节？我们哪一回到储衣室里换衣服，也得给钱的。”清秋道：“都是给五块一次吗？”燕西道：“虽不是五块一次，至少也得给一块钱，难道几毛钱也拿得出手不成？”清秋道：“你听听你这句话，是大爷脾气不是？既给一块钱也可以，两个人给两块钱就是了，为什么要给十块呢？三十那天，你是那样着急借钱，好不容易把钱借来了，你就是这样胡花。”燕西将嘴对前面汽车夫一努，用手捶了清秋的腿两下。清秋低了声音笑道：“你以为底下人不知道七爷穷呢？其实底下人知道的，恐怕比我还要详细得多，你这样真是掩耳盗铃了。”燕西将手一举，侧着头，笑着行了个军礼。清秋笑道：“看你这种不郑重的样子。”燕西怕她再向下说，掉过头去一看，只见马路上的街灯流星似的，一个一个跳了过去。燕西敲着玻璃板道：“小刘，怎么回事？你想吃官司还是怎么着，车子开得这样的快。”小刘道：“你不

知道，大爷在家里等着要车子呢。今天晚上，我跑了一宿了。”燕西道：“都送谁接谁？”小刘道：“都是送大爷接大爷。”他说着话，就拼命地开了车跑，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家。

燕西记挂凤举跑了一晚，或者有什么意味的事，就让清秋一个人进去。叫了小刘来问：“大爷有什么玩意儿？”小刘道：“哪里有什么玩意儿？和那边新少奶奶闹上别扭了。先是要一块儿出去玩儿，也不知为什么，在戏园子里绕了一个弯就跑出来？出来之后，一同到那边，就送大爷回来。回来之后，大爷又出去，出去了又回来，这还说要去呢。”燕西道：“那为什么？跑来跑去，发了疯了吗？”小刘道：“看那样子，好像大爷拿着什么东西，来去调换似的。”燕西道：“大少奶奶在家不在家？”小刘道：“也出去听戏去了，听说三姨太太请客呢。”燕西笑道：“这我就明白了。一定是他们在戏园子里碰到，大爷不能奉陪，新少奶奶发急了，对不对？”小刘笑道：“大概是这样，不信你去问他看。”燕西听了，这又是一件新鲜的消息，连忙就走到凤举院子里来。